



诗心传世 行于天下

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延续了几千年，根脉深厚、传承久远，就在于中华民族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价值系统。以古诗词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体现着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正是人类精神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的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

□ 梁鸿鹰

2013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中国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 有益处”。他还特别说，“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今年3月3日，《学习时报》第三版刊登《“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下）》，其中讲到（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的室友雷平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近平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他读过《离骚》，读过《古诗源》，读过《李白诗选》《三曹诗选》等”，“这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让年轻的近平更加深入地认识了我们这个国家，领略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变迁。这些作品给他带来强大的正能量，培养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读了这些，我感慨良多。

文化担当

中国素来享有“诗的国度”的美誉，从《诗经》《楚辞》到乐府，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源远流长、浩浩汤汤的诗歌传统，哺育着中国人的性情，涵养着中国文化的根脉，既是中国人世界观外化的反映，也体现了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国人爱说“诗心”，向来对那些敏感的心灵褒爱有加。说到底，诗心无非就是有一颗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宇宙万物细致关怀的爱心，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诗词的一种特别功用，就在于可以表现那种难以言喻的精神与思想境界，抒写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感慨”，表达诗人对世界的牵挂、对自然界的依恋，以及对人性的洞察，这种诗心、诗意、诗情，是构成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之一，当今仍然起着沟通世界、传递价值的巨大作用。

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延续了几千年，根脉深厚、传承久远，就在于中华民族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价值系统，以古诗词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体现着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正是人类精神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的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孔子、儒家价值观的“仁爱忠恕之道”，中华美学精神中的知、情、意、行的统一，为诗词歌赋等所承载，曾对西方文明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联，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诗教”育人

英国自然派诗人华兹华斯认为，一个诗人或作家所能从事的最有益的工作之一，就是努力培育和增强人的心灵的美和尊严，使人的心灵能在不使用猛烈刺激物的情况下趋于振奋。增益古代诗歌的教育熏陶作用也好，让古人的散文辞赋走进大众也罢，必能有助于人们避免“愚昧状态”，避免“心灵趋于迟钝”。蔡元培倡议“以美育代替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的

熏陶，包括文学的新传，包括诗教的推广。而中国文化的一个强大传统，就是“文以载道”与“诗教”育人。

回眸历史，中国诗教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于多少世纪绵延不息。比如人们推崇杜甫的《白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因为有“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样见贤思齐、追古仰贤的鲜明表达；人们喜爱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更是因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的使命，曾经成为古代文人自觉追求的职责。人贵为万物之灵长，是文化的产物。因为人类不能没有精神的星空和灵魂的地平线。人类自身应对自然、社会和生活难题等方面的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推动力与源泉。文艺创作有益于人感受美、享受美，同时有助于人的智力养成、有助于人精神的诗意栖居，那些为人性增添美、增添光彩的文艺作品，才是伟大的不朽的。

天地之心

诗心之所以传世，就在于古诗词曾经是中国人向往、追求与参与的生活方式，它帮助树立起了国民全方位的精神标尺。古人的诗词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传达给人们悲天悯人的意识，让人们以艺术的眼光看待世界及人生，也医治着人们心灵的伤痛。古人云，“诗者，天地之心”。天地山川，万物草木，人的命运与人生的细微波动，均可凝聚为诗，达到人的精神与自然融为一体，恰如“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甫《曲江》）或者“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王勃《山中》）。在古代诗词作品中，我们无时不见博大的意境、开阔的襟抱，以及中国人那种超出自我的“大我”关怀。这种胸怀叶嘉莹常常拿老师的两句话来概括——“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当读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其五》），以及“满目山川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晏殊《浣溪沙》）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人时常能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把人我、得失、利害均置之度外，从而获得开阔的境界。无论是低徊婉转、清韵悠长，还是沉郁顿挫、深厚苍凉；无论是深微隐幽、意味渊永，还是雄放慷慨、动人心魄，中国人于闲雅中、于充满情调的诗意吟咏中，表达着旷达的怀抱。对宇宙大美的拥戴，时而美到极处、时而豪放到极处，无不给人以深沉的感动和无限遐想的空间。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善于创造就必须善于想象。古诗词简洁而意蕴丰富，诗中的意境，以及诗句的言外之意，是培养人们想象力最丰厚的资源。

人不可能拒绝美。中国古诗词所具有的美是一种空灵的美、健康的美，也是一种内在的美，像林庚先生说的“富于生气”，具有“充沛的精神状态”“最鲜明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其于当今依然具有无穷魅力的根本。

民族情怀

文艺表达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方式、应对人生方式的具体反映，是一

个民族美学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华美学精神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寓理于情，以言简意赅、凝练节制为美，崇尚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知、情、意、行的统一”更是文人孜孜以求的。中国审美表达的这些本质特征，来自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古诗词强调意象与心意，讲求虚实结合，计白当黑，中国人的文学记忆构成总是具体的、感性的。中国诗歌不是说教，而是以形象诉诸人的记忆，以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方式表达人类内心深处曲折幽微的情感，抒发复杂而婉约的心绪，引导人们养成联想的能力，遇到某个景，便想起一首诗，进入一种意境。这种“词——景——情”构成的集体无意识，让诗的意境穿越千年达到心意沟通。于是，在春天，人们就联想到“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夏天想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秋天有“故垒萧萧芦荻秋”；在冬天，则有“晚来天欲雪、红泥小火炉”；如果我们形容思念之情，则有“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说到“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难道不会脱口而出吗？可见，托物言志、寓情于理、寓理于情，是根深蒂固的。

文学艺术作为关乎灵魂的精神活动，往往是作为人的智力养成的重要部分而存在的，是地域、种族、文化诸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一个民族优秀的文艺总是能够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特征的轨迹发展，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在遵循民族传统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呈现人类智力迷宫的深度与情感城堡的险峻，从而雕刻出灵魂的悬崖与思维的瀑布。文学艺术创造中的开放性、丰富性，使得这个天地格外开阔，在世界文化风云激荡的当今，只有坚守自己民族的美学追求，坚守中华文化情怀，才能在创作中找到多元入口与出口，从而 实现文艺和文化的复兴。

汉语大美

文学之为文学还在于它能够发挥语言的魅力，使之产生感奋人心的作用，文学素为语言的魔方，语言能够百转千回，使之千百年来构成和影响 着人的思维，塑造着人的心灵。人的创作冲动之一，可能就是出于美学上的热忱，表达对外部世界曼妙的感知，同时也感知文字和它们的正确排列的美好，以及享受音律碰撞连缀带来的愉悦。一部好的作品，譬如散文的稳健、小说的从容，以及一首好诗的韵致，是与其能够带来的愉悦相联系的，创作者总是希望与世人分享他个人在这方面的一些体验。

中国人天生就是语言大师，中国人能够运用诗歌等文学的方式，将语言的魔力发挥到极致。中国的语言体系、价值取向同样来自我们的传统，中国文学语言的独特审美风格，节奏美、韵律美，以及所展现的语言的力量，反映了中国人在思维、修养等方面的独到之处。中国古典文学的音韵和谐、字句铿锵，塑造着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每当我们读到“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心中就会涌起难以言表的情愫，而所有这些，对中国人的精神养成无不具有很强的潜移默化作用。如果说美是一种无声的竞争力，语言则是自身携带着美学价值的力量，关乎文学表达、关乎中国人心灵的安放。弘扬古诗词，当今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维护发展好汉语言，使之永葆芳华与魅力。

文艺评论

汾水边的乡愁



□ 邓睦申

汾河，古称“汾水”，长七百 余公里，贯穿三晋南北，至河津而入黄河，是山西的母亲河。远古的先民们第一眼见到这条河流，就惊叹于它的博大宽广，《诗经·大雅》里有一句诗“韩侯取妻，汾王之甥”，《毛传》认为“汾，大也”。汾水名字的本源，或许就是大河之意。

饮水思源，汾水，是一条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是一代代三晋儿女的精神家园。汾河两岸，那些灿若星辰的伟大文学家，他们的姓名、文字以及故事，依然闪烁在汾水的浪花里。

一

汾水流经的第一座大城是太原。这里是大唐的龙兴之地，唐高祖李渊在这里起兵南下，开创了大唐三百年基业。大唐盛世来临的时候，这座城市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也涌现了一个重要的青年诗人群体。这些太原的青年诗人携笔从戎，骑着马在汾河岸边飞奔，满面都是塞外的狂沙，喝着烈酒，唱着豪迈慷慨的诗歌。

如果你认真侧耳倾听，可以听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王翰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的《出塞》。这三位边塞诗人都是太原人。他们生长在汾水岸边，沐浴着大唐崛起的荣耀，在募兵制替代府兵制成为王朝的国策之后，他们跃跃欲试，不甘心书生老去，从军塞外，浴血沙场；他们在雁门关外，策马古战场，回想着那些汉代英雄，在一刀一枪的拼杀中，磨练出坚强的体魄和意志；他们与戍卒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偶尔在夜晚看到明月，思念起汾水岸边的家乡，他们写下诗歌，记录下金戈铁马的人生，开创了中国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正如其中一位诗人的墓志铭上所说：“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瞰

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

这些得汾水滋养哺育的诗人，慷慨多情，锦心绣口，他们吟出的诗篇，是大唐盛世的明月，至今仍旧照耀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

二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太原汾河公园里有一座石碑，刻着“雁丘”二字，这就是金代诗人元好问写下的这首《摸鱼儿·雁丘词》的遗迹。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出生在太原秀容（现属忻州），是北魏皇室的后裔。泰和五年（1205年），这一年他刚满16岁，是一位翩翩少年，正赶赴并州参加科举考试。他漫游汾水岸边，遇到一位猎人手提两只大雁。猎人说：“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元好问听了无比悲伤，他买下那两只大雁，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号曰“雁丘”。

大雁，在我国传统文化里一直是忠贞爱情的象征。传说大雁具有一种神奇的秉性：一对大雁结成配偶之后，便会厮守终生，一旦丧偶，则矢志不渝，孤独终老。

16岁的元好问手捧殉情的大雁，望着奔流而下的汾河。他和朋友们立于寒风之中，挥泪送别这对殉情的大雁，如同易水岸边送别荆轲，拔剑击柱，慷慨悲歌，“满座衣冠似雪”。这种陵越千年、荡气回肠的情怀，竟然发自一个少年的胸中，令人感慨。

元好问登科之后，做过河南内乡、南阳两县的县令，他写下“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以此自警。在任时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劳抚流亡，边境宁谧，特别是注重农耕，“一犁春事最关情”，宁可得罪上司，也不妄用民力，耽误农时，使得任职地方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得到百姓爱戴，以致卸任之时，“百姓攀辕挽之”。这些又何尝不是诗人一以贯之的慷慨深情？

三
汾水流经的洪洞县，这里是很多“大槐树”移民的精神故乡。洪洞县县城东北17公里霍山脚下，有一座广胜寺。这座寺庙保存了很多艺术瑰宝，其中有一幅元代壁画，甚为罕见。壁画名叫《大行散乐中都在此作场》，高达4米，展现了元杂剧的盛况，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顾盼生姿，栩栩如生。一个杂剧戏团来到寺庙演戏，已是大奇，能被画下来保存在寺庙中，更是奇中之奇。由此可见，元代的山西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下，开放而包容。

说到元杂剧，不可不说关汉卿。关汉卿，号已斋，解州人（今山西运城），生长于金末元初，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被誉为“曲圣”。关汉卿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并不是《窦娥冤》之类的传世经典，而是一部《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讲三国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比如关云长乘舟渡江、横刀中流时的唱词——

【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檣櫓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好一句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好一句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把大丈夫气概、悲壮情怀写得淋漓尽致，读之令人心潮澎湃。

关汉卿曾自言自语，“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自画像。小如豆，硬如铜，却可横行天下。这也是三晋大地自古以来的民间精神，勤劳朴实，坚韧倔强，骨子里有着朴素的侠义。

站着汾水岸边，想起这些伟大而可亲的诗人啊，他们的诗篇是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直到现在，华夏儿女仍旧时时诵读他们的诗篇，感受着诗人们的理想、志向和情怀。

他们，是山西人的乡愁，也许，还是所有中国人的乡愁。



王丹丹 / 摄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直至在她临走之前才知道她姓李。然而，她确实在我们身边很久。她是我们单位的保洁员。她大约五六十岁，个子不高，身材微胖，走起路来没什么声音，干起活来也没什么声音。我们很多人长时间忽视她，不仅是因为她没什么声音，更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为她太普通了。

我开始注意到她，是因为每天早晨，她来得和我一样早。冬天的早晨，天亮得很晚。有时候，她在我前面；有时候，她在我后面。一袭身影，几声碎步，多少个一天这样开始。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就这样，常常打个招呼。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来这么早，她说，早来收拾不影响大家工作。实际上，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常常见她在楼道里、在厕所里忙碌。

熟悉了，偶尔聊上几句。知道她来自山东，和丈夫一起在北京打工。

我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水房打水。我发现，她每次都是先把隔夜的水放出来，用来擦地或者洗抹布，再换成新水烧开。这可是良心活儿啊！水是电烧的，夜里没人用，所以是反复烧的。

有一段时间，厕所的冲水装置有问题，水流太小，水力不足，一些同事缺少耐性，没有冲完就匆匆离去。她进去后，一番折腾，立马干净整洁，焕然一新。

看着她干活，我常常想到一个很时髦的词：工匠精神。还有，普通得让人忽视的劳动之美。

前几日，她告诉我，她要离开了。我脱口问：为什么？她说，丈夫和打工单位合同到期，他们要一起回山东老家去。说完，继续默默干活。

同事王丹丹喜好摄影，我让她为即将离开的她拍几张照片，结果拍出来一看，全都是在女厕所干活的。只有这一张特写……嗯，是不是有点明星范儿？



她

一位普通劳动者的点滴印象

□ 许宝健